

冊二十四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衣純補之時，飲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乾隆五十六年序刊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鶚續
 卷 冊二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3
 編號 D8653500

彩色音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乾隆五十六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紅樓夢

第一回

紅樓夢第二十四本

K.297cf
(24) 上

双紅堂
小說
53(24)



紅樓夢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輓故鄉全孝道

話說寶玉一聽麝月的話身往後仰復又死去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禍此時王夫人等也不及說他那麝月一面哭着一面打定主意心想若是寶玉一死我便自盡跟了他去不言麝月心裡的事且言王夫人等見叫不回來趕着叫人出來我和尚救治豈知賈政進內出去時那和尚已不見了賈政正在院裏聽見裡頭又鬧急忙進來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口閉氣絕脈息全無用手在心窩中一摸尚是溫熱賈政只得急忙請醫

灌葉救治那知那宝玉的魂魄早已出了殼了你道死了不成却原來恍惚上趕到前廟見那送玉的和尚坐着便施了禮那知和尚姑起身來拉着宝玉就走宝玉跟了和尚覺得身輕如葉飄上颺上也沒出大門不知從那裡走了出來行了一程到了個荒野地方遠處的望見一座牌樓好像曾到過的正要問那和尚時只見恍惚上來了一個女人宝玉心裡想道這樣曠野地方那得有如此的人麗人必是神仙下界了宝玉想着走近前來細細一看竟有些認得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見那女人合和尚打了一個照面就不見了宝玉一想竟是九三姐的樣子越發納悶怎麼他也在這裡又要問時那和尚拉着宝玉正過了那牌樓只見牌上寫着真知福地四大字兩邊一幅對聯乃是

假去真來真勝假 無原有是有非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福善禍淫又有一副對子大書道

過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

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

宝玉看了心下想道原來如此我倒要問問因果來去的事了這麼一想只見鴛鴦站在那裡招手見叫他宝玉想

道我走了半日原不會出園子怎麼改了樣子了呢趕着
要合鴛鴦說話豈知一轉眼便不見了心中不免疑惑起
來走到鴛鴦站的地方兒乃是一溜配殿各處都有匾額
宝玉無心去看只向鴛鴦立的所在奔去見那一間配殿
的門半掩半開宝玉也不敢造次進去心裡正要問那和
尙一声回過頭來和尙早已不見了宝玉恍惚見那殿宇
巍我絕非大規園景象便立在脚拍頭看那匾額上寫道
引覺情痴兩邊寫的對聯道

喜笑悲哀都是假 貪求思慕總因痴

宝玉看了便點頭嘆息想要進去我鴛鴦問他是什麼所
在細想想來甚是熟識便仗着胆子推門進去滿屋一瞧
並不見鴛鴦在裡頭只是黑漆漆的心下害怕正要退出見
有十數個大櫥櫥門半掩宝玉忽然想起我少時作夢曾
到過這樣個地方如今能夠親身到此也是大幸恍惚間
把我鴛鴦的念頭忘了便批着臉把上首的大櫥開了櫥
門一瞧竟有好幾本冊子心裡更覺喜孜孜想道大凡人作
夢說是假的豈知在這要便有這事我常說這要作這個
夢再不能的不料今日被我我看了但不知那冊子是那
個見過的不是伸手在上頭取了一本册上寫着金陵十
二釵正册宝玉拿着一想道我恍惚記得是那個只恨記

不得清楚便打開頭一頁看去見上頭有畫但是畫跡模糊再瞧不出來後面有九行字跡也不清楚尚可摹擬便細心的看去見有什麼玉帶上頭有個好像林字心裡想道不要是說林妹也罷便認真看去底下又有金着雪裡四字咤異道怎麼又像他的名字呢復將前後四句合起來一念道也沒有什麼道理只是暗藏着他兩個名字並不爲奇獨有那憐字嘆字不好這是怎麼解想到那裡又自吟道我是偷着看若只管呆想起來倘有人來又看不成了遂往後看去也無暇細玩那畫圖只從頭有去看到底尾見有几句詞什麼相逢大夢歸一句便恍然大悟道是了果然機關不爽這必是元春姐也了若都是這樣明白我夢抄了去細玩起來那些姊妹們的壽夭窮通沒有不知道的了我回去白不肯洩漏只做一個木卦先知的人也省了多少閒想又同各處一瞧並沒有筆硯又恐人來只得匆匆着看去只見圖上影也有一箇放風箏的人兒也無心去看急上的將那十一首詩詞都看過了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一想便得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半也記着一面嘆息一面又取那金陵的副冊一看也到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先前不曉見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便大驚痛哭起來待要往後再看所見有人說道你又發



呆了林妹上請你呢好似鴛鴦的聲氣回頭都不見人心
中正自驚疑忽鴛鴦在門外招手宝玉一見喜得趕出來
但見鴛鴦在前影上縛上的走只是趕不上宝玉叫道好
姐上等我我那鴛鴦並不理只顧前走宝玉無奈儘力趕
去忽見別有一洞天樓門一閃聲響角玲瓏且有好些宮女
隱約其間宝玉看景致竟將鴛鴦忘了宝玉順步走入
一座宮門內有奇花異卉都認不明自惟有目石花關
圍着一顆青早葉頭上略有紅色但不知果何名草這樣
珍貴只見微風吹處那青草已搖擺不休雖說是一枝小
草又無甚異其賦媚之態不禁心動神怡魂消魄爽宝玉



只管呆呆的看着只聽見旁邊有一人說道你是那裡來
的蠢物在此窺探仙草宝玉听了吃了一驚回頭看時知
是一立仙女便施禮道我我鴛鴦姐上誤入仙境恕我肩
昧之罪請問神仙姐上這裡是何地方怎麼我鴛鴦姐上
到此還說是林妹上叫我望乞明示那人道誰知你的姐
上妹上我是看管仙草的不許凡人在此逗留宝玉欲待
要出來又捨不得只得央告道神仙姐上既是這管理仙
草的必然是在花神姐上了但不知這草有何好處那仙女
道你要知道這草說起來話長着呢那草本在靈河岸上
名曰絳珠草因那時萎敗幸得一個神瑛侍者日以甘露

慷慨得以長生後來降凡歷劫還报了灌溉之恩今返歸
真境所以敬拜仙子命我看管不令蜂纏蝶恋宝玉听了
不無一心疑定必是遇見了花神了今日斷不可當面錯
过便問管這草的是神仙姐儿了還有無數名花必有專
管的我也不敢煩問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那
仙女道我却不知你是我主人方曉宝玉便問道姐儿的
主人是誰那仙女道我主人是瀟湘妃子宝玉听道是了
你不知道這位如了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那仙女道胡
說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雖號爲瀟湘妃子並不是娥皇
女英之輩何得與凡人有親你少來混說瞧着叫力士打
你出去宝玉听了發怔只覺自形穢濁正要退出又听見
有人趕來說道裡面叫請神瑛侍者那人道我奉命等了
好些時總不見有神瑛侍者过來你叫我那裡請去那一
個笑道總退去的不是麼那侍女慌忙趕出來說請神瑛
侍者回來宝玉只道是問別人又怕被人追趕只得跟踉
而逃正走時只見一人手提寶劍迎面攔住說那裡走唬
得宝玉驚惶無措仗着胆抬頭一看却不是別人就是尤
三姐宝玉見了略定些神與告道姐儿怎麼你也來逼起
我來了那人道你們弟兄沒有一個好人敗人名節破人
婚姻今日你到這那是不饒你的了宝玉听去話頭不好

正自着急只听後面有人叫道姐儿快上欄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今日見了必定要一劍斬斷你的塵緣宝玉听了益發着忙又不曉這些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只得回頭要跑豈知身後說話的並非別人却是晴雯宝玉一見悲喜交集便說我一個人走迷了道兒遇見仙人我要逃回却不見你們一人跟着我如今好了晴雯如七快七的帶我回家去罷晴雯道告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我是奉妃子之命特來請你一會並不难為你宝玉滿腹狐疑只得問道姐儿說是妃子叫我那妃子究竟是何人晴雯道此時不必問到了那裡自然知道寶玉没法只得跟着走細看那人背後舉動恰是晴雯那面目声音是不錯的了怎麼他說不是我此時心裡糊糊且別管他到了那邊見了妃子就有不是那時再求到底女人的心腸是慈悲的心是怨我冒失正想着不多時到了一個所在只見殿宇精緻彩色輝煌庭中一叢竹戶外數本蒼松廊下立着幾個侍女都是宮粧打扮見了寶玉進來便悄悄的說道這就是神瑛侍者麼引着寶玉的說道就是你快進去通報罷有一侍女笑着招手寶玉便跟着進去過了幾層房舍見一正房珠簾高掛那侍女說站着候指寶玉聽了也不收做聲只得在外等着

那侍女進去不多時出來說請侍者參見又有一人捲起珠簾只見一女子頭戴花冠身穿繡服端坐在內室玉略一抬頭見是黑玉的形容便不禁的說道妹妹在這裡叫我好想那簾外的侍女悄聲道這侍者無禮快快出去說猶未了又見一個侍兒將珠簾放下寶玉此時欲待進去又不改要走又不捨待要問明見那些侍女並不認得又被驅逐無奈出來心想要問晴雯面頭四顧並不見有晴雯心下狐疑只得快快出來又無人引着正欲找原路而去却又找不出舊路了正在為難見鳳姐站在一所房簷下招手寶玉看見甚歡道可好了原來回到自己家裡了我怎麼一時迷亂如此急急奔前來說姐姐在這裡麼我被這些人捉弄到這個分兒林妹妹又不肯見我不知是何原故說着走到鳳姐站的地方細看起來並不是鳳姐原來却是賈蓉的前妻秦氏寶玉只得立住腳要問鳳姐姐在那裡那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裡去了寶玉恍恍惚惚的又不敢跟進去只得呆呆的跑着嘆道我今日得了甚麼不是衆人都不理我便痛哭起來見有幾個黃巾力士執鞭趕來說是何處男人敢闖入我們這天仙福地來快走出去寶玉聽得不敢言語止要尋路出來遠遠望見一羣女子說笑圍來寶玉看時又像有迎看等一子人走

來心裡喜歡叫道我迷在這裡你們快來救我正嚷着
後面方士趕來宝王急得往前亂跑忽見那一羣女子都
變作鬼怪形像也來追美宝王正在情急只見那送玉來
的和尚手裡拿着一面鏡子一照說道我奉元妃娘娘旨
意特來救你登時鬼怪全無仍是一片荒郊宝王拉着和
尚說道我記一見你領我到這裡你一時又不見了看見
了好些親人只是都不理我忽又變作鬼怪到底真是夢是
真望老師明日指示那和尚道你到這裡曾偷看什麼東
西沒有宝王一想道他既能帶我到天仙福地自然也是
神仙了如何瞞得他況且正要問個明白便道我倒見了

好些册子來着那和尚道可又來你見了册子还不解麼
世上的情緣都是那些魔障只要把歷過的事情細細記
着將來我與你說明說着把宝王狠命的一推說回去罷
宝王站不住脚一交跌倒口裡嚷道呵喲王夫人等正在
哭泣聽見宝王甦來連忙叫喚王王睜眼看時仍躺在炕
上見王夫人宝釵等哭的跟泡紅腫定神一想心裡說道
是了我是死去過來的遂把神魂所歷的事來的細想幸
喜久還記得便哈哈的笑道是了是了王夫人只道舊病
復發便好延人調治即命了頭婆子快去告訴賈政說是
宝王回過來了頭裡原是心迷住了如今說出話來不用

備辦後事了。賈政聽了，卽忙進來看視，果見宝玉麝來便道：沒的痴兒，你要唬死誰麼？說着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下來了。又嘆了幾口氣，仍出去叫人請醫生診脈服藥。這裡麝月正思自盡，見王玉麝過來，也放了心，只見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園湯，叫他喝了幾口，漸漸的定了神。王夫人等放心，也沒有說麝月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給宝鉄給他帶上。想起那和尚來，這玉不知那裡我來的，也是古怪。怎麼一時要銀，一時又不見了，莫非是神仙不成？玉釵道：說起那和尚來的，當時去的時候，必是那和尚取去的。王夫人道：玉在家裡，怎麼能取的了去？玉釵道：既可送來，就可取去。麝月道：那年丢了玉林去，爺測了個字，後來二奶奶過了門，我還告訴過二奶奶說測的那字是什麼字，二奶奶還記得麼？宝鉄想道：是了，你們說測的是當鋪裡找去，如今纔明白了。竟是個和尚的，尚字在上頭，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麼？玉夫人道：那和尚本來古怪，那年宝玉病的時候，那和尚來說，是我們家有宝贝，可解說的就是這塊玉了。他既知道自然這塊玉到底有些來歷，況且你女婿養下來，就嘴裡含着的古往今來，你們聽見過這麼第二個麼？只是不知終久這塊玉到底是怎麼着，就連僧們這一個也還不知。

是怎麼着病也是這塊玉好也是這塊玉生也是這塊玉
說到這裡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淚來宝玉聽了心裡却
也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語心裡細細的
記憶那時惜春便說道那年失玉還請妙玉請過仙說是
青埂峰下倚古松還有什麼入我問來一笑逢的話想起
來人我門三字大有講究佛教的法門最大只怕二哥不
能入得去宝玉聽了又冷笑幾聲宝玉敘聽了不覺的把眉
頭兒耿耿着發起怔來尤氏道偏你一說又是佛門了你
出家的念頭還沒有歇麼惜春笑道不瞞嫂子說我早已
斷了葷了玉天人道好孩子阿彌陀佛這個念頭是起不
得的惜春听了也不言語宝玉想青燈古佛前的詩句不
禁連嘆几声忽又想起一床蓆一枝花的詩句來拿眼睛
看着襲人不覺又流下淚來眾人都見他忽笑忽悲也不
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舊病豈知宝玉觸處机來竟能把
偷看册上詩句俱牢記住了只是不說出來心中早有
一個成見在那裡了暫且不題且說眾人見宝玉死去復
生神氣清爽又加連日服藥一天好似一天漸上的復原
起來便是賈政見宝玉已好現在了憂無事想起賈赦不
知几時遇赦老太太的灵柩久停寺內終不放心欲要扶
柩回南安葬便叫了賈璉來商議賈璉便道老爺想得極

是如今趕着丁憂幹了一件大事更好將來老爺起了服生恐文不能遂意了但是我父親不在家侄兒呢文不敢僭越老爺的主意很好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幾千銀子衙門裡緝贖那是再緝不出來的賈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只爲太爺不在家叫你來商議商議怎麼個辦法你是不能出的現在這裡沒有人我爲是好几口材都要帶回去的一個怎麼樣的照應呢想起把蓉哥兒帶了去況且有他媳婦的棺材也在裡頭還有你林妹妹的那時老太太的過言說跟着老太太一塊兒回去的我想這一項銀子只好在那裡挪借几千也就殼了賈璉道如今的人情湊于淡薄老爺呢又丁憂我們老爺呢又在外頭一時借是借不出來的了只見拿房地文書出去押去賈政道住前的房子是官蓋的那裡動得賈璉道住房是不能動的外頭還有幾所可以出脫的等老爺起復後再贖也使得將來我父親回來了倘能也再起用也好贖的只是老爺這麼大年紀辛苦這一場侄兒們心裡實不安賈政道老太太的事是應該的只要你在家的謹慎些把持定了纔好賈璉道老爺這倒只管放心侄兒雖糊塗斷不敢不認真辦理的況且老爺回南少不得多帶些人去所留下的人出有限了這點子費用還可以過的來就是老爺路上短些些

必經過賴尙榮的地方可也叫他出點力兒賈政道自己的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幫什麼賈璉答應了是便退出來打籌銀錢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叫他管了家自己便擇了發引長行的日子就要起身宝玉此時身體復元賈環賈蘭倒認真念書賈政都交付給賈璉叫他管教今年是六比的年頭環兒是有服的不入場蘭兒是孫子服滿了也可以考的務必叫宝玉同着侄兒考去能毅中一個舉人也好贖一贖僭們的罪名賈璉等唯唯應命賈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說了好些話縹緲別了宗祠便在城外念了幾天經就發引下船帶了林之孝等而去也沒有驚動

親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宝玉因賈政命他趕考王夫人便不時催逼查考起他的工課來那宝釵襲人時常勸勉白不必說那知宝玉病後雖精神日長他的念頭一發更奇僻了竟換了一種不但厭棄功名仕進竟把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只是衆人不大理會宝玉也並不說出來一日恰遇紫鵲送了林黛玉的靈柩回來問坐自己屋裡啼哭想着宝玉祭情見他林妹妹的靈柩回去並不傷心落淚見我這樣痛哭也不來勸慰反瞅着我笑這樣負心的人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着我們前夜虧我想得開不然幾乎又上了他的當只是一件叫人

解如今我看他待襲人等也是冷七兒的二奶七是木來
不喜歡親熱的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麼我想女孩子
們多半是痴心的白操了那些時的心看將來怎麼結局
正想着只見五兒走來瞧他見紫鵲滿面淚痕便說姐七
又想林姑娘了想一個人聞名不如眼見頭裡所着玉二
節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豈
知我進來了盡心竭力的伏侍了幾次病如今病好了連
一句好話也沒有剩出來如今索性連眼兒也都不瞧了
紫鵲所他說的好笑便撲嗤的一笑啐道呸你這小蹄子
你心裡要守玉怎麼個樣兒待你纔好女孩兒家也不害
臊連名公正氣的屋裡人瞧着他還沒事人一大唯呢有
功夫理你去因又笑着拿個指頭往臉上抹着問道你到
底等金玉的什麼人哪那五兒听了自知失言便飛紅了
臉待要解說不是要金玉怎樣看待說他近來不憐下的
話只所院門外亂嚷說外頭和尚又來了要那一方銀子
呢大大着急叫璉二爺和他講去偏偏璉二爺又不在家
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太太叫請二幼七過去商量不
知怎樣打發那和尚下回分解



朕意熱忱，朕朕朕尚不問公報

朕味尚亦必顯清些，感請太太扣請二位，上處去商量不
別大大善意，因整二爺味尚請去，副副軒二爺又不在家
請只扣別門收店，整清少，與時尚又來了，與朕一式賜子
朝朝要，朝朝不具，要至正，感謝青奇，宿山並來，不謝不阻
與朕至正，扣別門人，與朕正良，扣了自朕夫言，與朕味了
朕夫與朕法，因又與青拿，圖計願出，朝上村善，聞並與朕
朝朝公五，辰朝里野人，與朕自出，必與事人，一大朝出，百

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鶯鶯子獨承家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寶釵過去商量，黛玉聽見說，是和尚在外頭趕忙的，獨自一人走到前頭，嘴裡亂嚷道：「我的師父在那裡？」叫了半天，並不見有和尚，只得走到外面。見李貴將和尚攔住，不放他進來。黛玉便說道：「太太，叫我們請師父進去。」李貴所了鬆了索，那和尚便搖上，擺上的進去。黛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死去時所見的一般。心裡早有些明白了，便上前施禮，連叫師父弟子迎接來。遲那僧說：「我不要你們接待，只要銀子，拿了來，我就走。」黛玉所

來又不像有道行的話看他滿頭癩瘡混身腌臢破爛心
裡想道自戶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也不可當面錯
過我且應了他謝銀並探七他的口氣便說道師父不必
性急親在家母料理請師父坐下略等片刻弟子請問師
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那和尚道什麼幻境不過是來
處來去處去罢了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且我問你那玉
是從那裡來的宝玉一時對答不來那僧笑道你自己的
來路還不知便來問我宝玉本來穎悟又經點化早把紅
塵看破只是日已的底裡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
當頭一棒便說道你也不用銀子了我把那玉還你罷那
僧笑道也該還我了宝玉也不答言往裡就跑走到自己
院內見宝釵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裡去了忙回自己床
邊取了那玉便走出來迎面碰見了襲人撞了一個滿懷
把襲人唬了一跳說道太太說你陪着和尚坐着狠好太
太在那裡打算送他些銀兩你又回來做什麼宝玉道你
快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兩了我把這玉還了他就是
了襲人所說即忙拉住宝玉道這斷使不得的那玉就是
你的命若是他拿去了你又要病着了宝玉道如今石再
病的了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掙脫襲人便要想
走襲人急得趕着嚷道你回來我告訴你一句話宝玉回

過頭來道沒有什麼說的了。襲人顧不得什麼一面趕着跑一面裏道上面丟了玉。幾乎沒有把我的命要了。剛才見的有了你拿了去。你也活不成。我也活不成了。你要還他。除非是叫我死了。說着趕上一把拉住。玉生急了。道你死也要還你。不死也要還。狠命的把襲人一推。抽身要走。怎奈襲人兩隻手繞着玉的帶子。不放鬆。哭喊着坐在地下。裡面的丫頭所見。連忙趕來。雖見他兩個人的神情不好。只聽見襲人哭道。快告訴太太去。宝玉二爺要把那玉去。還和尙呢。丫頭趕忙飛報玉夫人。那宝玉更加生氣。用手來挺開了襲人的手。幸虧襲人忍痛不放。紫鵲在屋裡聽見。宝玉要把玉給人。這一急。比別人更甚。把素日冷淡宝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雲外了。連忙跑出來。幫着抱住。宝玉那玉。雖是個男人。用力拌住。怎奈兩個人死命的抱住不放。也難脫身。嘆口氣道。爲一塊玉。這樣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個人走了。又待怎麼樣呢。襲人紫鵲聽到那裡。不禁嚔陶大哭起來。正在難分難解。玉夫人。宝釵。急忙趕來。見是這樣形景。便哭着唱道。宝玉你又瘋了嗎。宝玉見玉夫人來了。明知不能脫身。只得陪笑說道。這當什麼。又叫太太着急。他們總是這樣大驚小怪的。我說那和尙不近人情。他必要一萬銀子。少一個不能我生氣進來拿。

這玉還他就說是假的要這玉幹什麼他見得我們不希罕那玉便隨意給他些就過去了王夫人道我打諒真要還他這也罷了爲什麼不告訴明白了他們叫他們哭哭喊喊的像什麼寶釵道這麼說呢倒還使得要是真拿那主給他那和肖有些古怪倘或一給了他又鬧到家口不寧豈不是不成事了麼至於銀錢呢就把我的頭面折變了也還罷了呢王夫人听了道也罷了且就這麼辦罷玉也不回答只見寶釵走上來在宝玉手裡拿了這玉說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合太太給他錢就是了宝玉道玉不還他也使得只是我還得當面見他一眼總好襲人等仍不肯放子到底寶釵明決語放了手由他云就是了襲人只得放手宝玉笑道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你們既放了我我何跟着他走了看你們就守着那塊玉怎麼樣襲人心裡又着急起來仍要拉他只得着王夫人和寶釵的面前又不好太露輕薄只好宝土一撒手就走了襲人尖叫小丫頭在三門口傳了焙茗等告訴外頭照應着二爺他有些瘋了小丫頭答應了出去王夫人寶釵等進來坐下問起襲人來田襲人便將宝玉的語細細說了王夫人寶釵甚是不放心又叫人出去吩咐眾人伺候听着和尙說些什麼回來小丫頭傳語進來王夫人道二

爺真有些瘋了外頭小廝們說裡頭不給他玉也沒法如今身子出來了求着那和尚帶了他去王夫人听了說道這還了得那和尚說什麼來着小丫頭回道和尚說要玉不要人宝釵道不要銀子了麼小丫頭道沒聽見說後來和尚合二爺兩個人說着笑着有好些話外頭小廝們都不大懂王夫人道糊塗東西听不出來學是自然學得來的使叫小丫頭你把那小廝叫進來小丫頭連忙出去叫進那小廝站在廊下隔着窗戶請了安王夫人便問道和尚和二爺的話你們不懂難道學也學不來嗎那小廝回道我們只聽見說什麼大荒山什麼青埂峯支說什麼大虛境斬斷塵緣這些話王夫人听了也不懂宝釵听了唬得兩眼直瞪半句話都沒有了正要叫人出去拉宝玉進不只見宝玉笑嘻嘻的進來說好了好了宝釵仍是發怔王夫人道你瘋七顛七的說的是什麼宝玉道正經話文說我瘋顛那和尚與我原認得的他不過也是要來見成一見他何言是真要銀子呢也只當化個善緣就是了所以說明了他自己就飄然而去了這可不是好了麼王夫人不信又隨着意問那小廝那小廝連拜出去問了門上的人追來回說果然和尚走了說請太太們放心我原不要銀子只要玉二爺時常到他那裡云去就是了諸

事只要隨緣自有一定的道理王夫人道原來是個好和尚你們曾問住在別裡門上道奴才也問來著他說我們二爺是知道的王夫人問宝玉道他到底住在別裡宝玉笑道這個地方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宝玉不待說元便道你醒也見要別備着迷在別裡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老爺還吩咐叫何幹功名長進呢宝玉道我說的不是內名麼你們不知道十子出家七祖昇天呢王夫人听到別裡不竟傷心起來說我們的家連怎麼好一個個到口口声声也要出家如今又添出一個來了我這樣個日子過他做什麼說着大哭起來寶釵見王夫人傷心只得上前苦勸宝玉笑道我說了這一句頑話太太又認起真來了王夫人止住哭聲道這些話也是混說的麼正鬧着只見丫頭來回話璉二爺回來了顏色大變說請太太回去說話王夫人又吃了一驚說道將就些叫他進來罷小婦子也是田親不用避避了賈璉進來見了王夫人請了安寶釵迎着也問了賈璉的安回說道剛纔接了我父親的書信說是病重的狠叫我就去若遲了恐怕不能見面說到別裡眼淚便掉下來了王夫人道書上寫的是什麼病賈璉道寫的是感冒風寒起來的如今成了癆病了現在危急處差一個人連日連夜趕來的說如若再耽擱一

兩天就不能見面了故來回太太侄兒必得就去纏好只是家裡沒人照管替兒芸兒雖說糊塗到底是個男人外頭有了事來还可傳個話侄兒家裡倒沒有什麼事秋桐是天天哭着喊着不願意在這裡侄兒叫了他娘家的人來領了去了倒省了平兒好些氣雖是巧姐沒人照應還虧平兒的心不狠壞巧兒心裡也明白只是往氣比他娘還剛硬些求太太時常管教管教他說着眼圈兒一紅連忙把腰裡拴擱荷包的小絹子拉下來擦眼王夫人道成看他親祖母在那裡托我做什麼賈璉輕巧的說道太太要說這個話侄兒就該活活兒的打死了沒什麼說的

總求太太始終疼侄兒就是了說着就跪下來了王夫人也眼圈兒紅了說你快起來娘兒們說話兒遂是怎麼說只是一件孩子也大了倘或你父親有個一差二錯又耽擱住了或者有個門當戶对的來說親還是等你回來還是你太太作主賈璉道現在太太們在家自然是太太門做王不必等我王夫人道你要去就寫了稟帖給二老爺送個信說家下無人你父親不知怎樣快請二老爺將老太太的六事早上的完結快上回來賈璉答應了是正要走出去復轉回來回說道偕們家的家下人家裡還彀使喚只是園裡沒有人太空了包勇又跟了他們老爺去了

姨太太住的房子薛二爺已搬到自己的房子內住了園裡一帶屋子都空着恐沒照應還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那權翠菴原是僧們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那裡去了所有的根基他的當家女尼不敢自己作主要求府裡一個人管理管理王夫人道自己的事還鬧不清還攔得在外頭的事這句話好友別叫四丫頭知道若是他知道了又要吵着出家的念頭出來了你想僧們家什麼樣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了家還了得賈璉道太太不提起姪兒也不敢說四姊妹倒底是東府裡的又沒有父母他親哥七又在外頭他親嫂了又不大說的上話侄兒聽見要尋死覓活了好幾次他既是心裡這麼着的了若是平着他將來倘或認真尋了死比出家更不好了王夫人听了虫頭道這件事真七叫我也難擔我也做不得主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賈璉又說了几句纔出來叫了衆家人來交代清楚寫了書收拾了有裝平兒等不免可嘆了好些話只有巧姐兒慘傷的了不得賈璉又欲托王仁照應巧姐到底不願意所見外頭托了芸蓿二人心裡更不受好嘴裡却說不出來只得送了他父親謹七慎七的隨着平兒过日子豐兒小紅因鳳姐去世告假的告假告病的告病平兒竟欲接了家中一個姑娘來一則給巧姐作伴

二則可以帶量他遍想無人祇有喜鴛四姐兒是賈母旧
日鍾愛的偏七四姐兒新近出了嫁了喜鴛也有了人家
兒不日就要出閣也只得罢了且說賈芸賈蓋送了賈璉
便進來見了邢王二夫人他兩個倒替着在外書房住下
日間便與家人厮鬧有時我了几個朋友吃個車輪轆會
甚至聚賭裡頭那裡知道一日那大舅王仁來瞧見了賈
芸賈蓋住在這裡知他熱鬧也就借着照着的名兒賤之
在外書房設局賭錢喝酒所有几个正經的家人賈政帶
了几個王賈璉又跟去了几个只有那棘林諸家的身子
姪兒那些少年托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慣了的那知當家
上計的道理况且他們長輩都不在家便是沒籠頭的馬
了又有兩個旁主人從勇無不樂爲這一鬧把个榮國府
鬧得沒上沒下沒裡沒外那賈蓋還想勾引宝玉賈芸攔
住道宝二爺那個人去運氣的不不用惹他那一年我給他
說了一門子絕好的親父親在外頭做稅官家裡開幾個
當舖姑娘長的比仙女兒还好看我巴巴兒的細細的寫
了一封書子給他誰知他没造化說到這裡瞧了瞧左右
無人又說他心裡早和僧們這個二嫖娘好上了你没聽
見說還有一个林姑娘呢弄的書了相思病死的誰不知
道這也罷了各自的姻緣罷咧誰知他爲這件事倒惱了

我了總不大理他打諒誰必是借誰的光兒呢賈薈聽了點點頭纔把這個心歇了他兩個還不知道宝玉自會那和尚已後他是欲斷塵緣一則在王夫人跟前不取任怯已與宝玉釵襲人等皆不大款洽了那些丫頭不知道還要逗他宝玉那裡看得到眼裡他也並不將家事放在心裡時常王夫人宝玉釵勸他念書他便假作攻書一心想着那個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機關心中觸處皆為俗人却在家難受閒來倒與惜春閒講他們兩個人講得上了那種心便加准了幾分那裡還管賈環賈蘭等那賈環為他父親不在家趙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會他便入了賈薈一路倒是彩雲時常規勸反被賈環辱罵王釵兒見王王瘋顛更甚早和他娘說了要求着出去如今寶玉賈環他哥兒兩個各有一種脾氣鬧得人人不理獨有賈蘭跟着他母親上緊攻書作了文字送到學裡請教代儒因近來代儒老病在床只得自己刻苦學統是素來沉靜除了請王夫人的安會會宝玉釵餘者一步不走只有看着賈蘭攻書所以榮府住的人雖不少竟是各自過各自的誰也不肯做誰的主賈環賈薈等愈鬧的不像事了甚至偷與偷賈不一而足賈環更加宿娼爛賭無所不為一日邢大舅王仁都在賈家外書房喝酒一時高興叫了幾個陪酒

的來唱着嚷着勸酒賈薈便說你們鬧的太俗我要行個
令兒衆人道使得賈薈道借們月字流觴罷我先說起月
字數到那個便是那個喝酒還要酒面酒底須得依着令
官不依者罰三大盃衆人都依了賈薈喝了一盃令酒便
說飛羽觴而醉月順飲數到賈環賈薈說酒面要個桂字
賈環便說道冷露無声濕桂花酒底呢賈薈道這說借香字
賈環道天香雲外飄大舅說道沒趣沒趣你又懂得什麼
字了也假斯文起來這不是取樂竟是惱人了借們都免
了倒是搖搖拳輪家喝輸家唱叫做苦中苦若是不會唱
的說個笑話兒也使得只要有趣衆人都道使得於是亂

搯起來王仁翰了喝了一盃唱了一個衆人道好又搯起
來了是個陪酒的輸了唱了一個什麼小姐小姐多丰彩
以後那大舅輸了衆人要他唱曲兒他道我唱不上來的
我說個笑話兒罷賈薈道若說不笑仍要罰的邢大舅就
喝了一盃便說道諸位聽着村庄上有一座元帝廟旁邊有
個土地祠那元帝老爺常叫土地來說問話兒一日元帝
廟裡被了盜便問土地去查訪土地稟道這地方沒有賊
的必是神將不小心被外賊偷了東西去元帝道胡說你
是土地失了盜不問你問誰去呢你倒不去拿賊反說我
的神將不小心嗎土地稟道雖說是不小心倒底是廟裡

的風水不好元帝道你倒會看風水處土地道待小神看
看那土地向各處瞧了一會便來回稟道老爺坐的身子
背後兩扇紅門就不謹慎小神坐的背後是砌的牆自然
東西去不了以後老爺的背後亦改了牆就好了元帝老
爺聽來有理便叫神將派人打牆眾神將嘆口氣道如今
香火一炷也沒有那裡有磚灰人工來打牆元帝老爺沒
法叫眾神將作法却都沒有主意那元帝老爺刷下的龜
將軍站起來道你們不中用我有主意你們將紅門折下
來到了夜裡拿我的肚子墊在這門口難道當不得一堵
牆麼眾神將都說道好又不花錢又便當結是于是龜將
軍便當這個差便竟安靜了豈知過了幾天那廟裡又丟
了東西眾神將叫了土地來說道你說砌了牆就不丟東
西怎麼如今有了牆還要丟那土地道這牆砌的不結是
眾神將道你瞧去土地一看果然是一堵好牆怎麼還有
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我打諒是真牆那裡知道是個假
牆眾人聽了大笑起來賈璽也忍不住的笑說道傻大舅
你好我沒有罵你你為什麼罵我快拿盃來罰一天盃刑
大舅喝了已有醉意眾人又喝了几盃都醉起來刑大舅
說他姐姐不好王仁說他妹妹不好都說的狠狠毒母的
賈環聽了趁着酒興也說鳳姐不好怎樣苛刻我們怎麼

樣踏我們的頭衆人道大凡做個人原要厚道些着恩姑
娘仗着老太太這樣的利害如今焦了尾巴梢子了只剩
了一個她竟只怕也要現世現報呢賈母想着鳳如待他
不好又想起巧如兒見他就哭也信着嘴兒混說還是賈
菴道舉酒罷說人家做什麼那兩個陪酒的道這位姑娘
多大年紀了長得怎麼樣賈菴道模樣兒是好得狠的年
紀也有十三四歲了那陪酒的說道可惜這樣人生在府
裡這樣人家若生在小戶人家父母兄弟都做了官還發
了財呢衆人道恁麼樣那陪酒的說現今有個外潘王爺
最是有情的要選一個妃子若合了式父母兄弟都簡了

去可不是好事兒嗎衆人都不大理會只有王仁心裡覺
動了一動仍舊喝酒只見外頭走進賴林兩家的子弟來
說爺們好樂呀衆人站起來說道老大老三恁麼這時候
纔來叫我們好等那兩個人說道今早聽見一個謠言說
是偕們家又鬧出事來了心裡着急趕到裡頭打聽去並
不是偕們衆人道不是偕們就完了爲什麼不就來那兩
個說道雖不是偕們也有些干係你們知道是誰就是賈
兩村老爺我們今日進去看見帶着鎖子說要解到三法
司衙門裡審問去呢我們見他常在偕們家裡來往恐有
什麼事便跟了去打聽賈母道到底老大用心原該打聽

打聽你且坐下喝一盃再說兩人讓了一回便坐下喝着酒道這位兩村老翁人也能幹也會鑽營官也不小了只是貪財破人家家了個婪索屬員的幾款如今的萬歲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獨聽一個貪字或因遭踢了百姓或因恃勢欺良是極生氣的所以旨意便叫拿問若是問出來了只怕攔不住若是沒有的事那忝的人也不便如今真真是好時候只要有造化做個官兒就好衆人道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現做知縣還不好歷賴家的說道我哥哥雖是做了知縣他的行爲只怕也保不住怎麼樣呢衆人道手也長麼賴家的點點頭兒便舉起盃來喝酒衆人又道裡頭還聽見什麼新聞兩人道別的事沒有只聽見海疆的賊寇拿住了好些也解到法司衙門裡審問還審出好些賊寇也有藏在城裡的打聽消息抽空兒新劫擄人家如今知道朝裡那些老爺們都是能交能武出力報効所到之處早就消滅了家人道你聽見有在城裡的不知審出借們家失了盜一衆來沒有兩人道倒沒有聽見恍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裡的人城裡犯了事搶了一個女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這賊寇殺了那賊寇正要跳出關去被官兵拿住了就在拿獲的地方正了法了衆人道借們擺翠菴的什麼妙玉不是叫人搶去不要

就是他罷賈環道必是他家人道你怎麼知道賈環道妙
王這個東西是最計人嫌的他一日家捏酸見了金玉就
眉開眼笑了我若見了他他從不拿正眼瞧我一瞧直要
是伴我纔趁願呢衆人道捨的人也不少那裡就是他賈
芸道有點信見前日聽見人說他菴裡的道婆做夢說看
見是妙玉叫人殺了衆人笑道夢話算不得那大舅道管
他夢不夢偈們快吃飯罷今夜做個大輪贏衆人願意便
吃畢了飯大賭起來賭到三更多天尺曉見裡頭亂裝說
是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拌嘴把頭髮者交掉了赶到那天
人王夫人那裡去磕了頭說是要來容他做尼姑呢送他

一個地方若不容他上就死在跟前那邢王兩位太太沒
主意叫請茜大爺芸二爺進去賈芸所了便知是那回看
家的時候起的念頭想來是勸不過來的了便合賈薈商
議道太太叫我們進去我們是做不得主的况且也不好
做主只好勸去若勸不住只好由他們罷偈們商量了寫
封書給連二叔便卸了我們的干係了兩個商量定了主
意進去見了那王兩位太太便假意的勸了一回無奈惜
春立意必要出家就不放他出去只求一兩間淨屋子給
他誦給拜佛尤氏見他兩個不肯作主又怕惜春尋死自
已便硬做主張說是這個不是素性我跳了罷說我做嫂

子前容不下小姑子逼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說到外頭去晚斷七使不得若在家裡呢太太們都往這裡等我的主意罷叫黃哥兒寫封書子給你珍大爺連二叔就是了賈璉等答應了不知那王二夫人依與不依下面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話說邢王二夫人所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难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偕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了事跡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却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開到那個分見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

他若願意跟的就請不得說親配人若不愿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听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執尤氏等王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四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愿意正在想人襲人立在宝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着他的舊病且知宝玉嘆道真真難得襲人心裡更自傷悲室釵雖然言語遇事試探見是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總要叫了衆丫頭來問忽見紫鵲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着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強派得人的誰愿意他自然就說出來了紫鵲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愿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太我也並不是折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實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是他不是這裡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倘將我派了跟着姑娘伏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門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見宝玉听到那裡想起黛玉一陣心酸眼淚早下來了衆人總要問他時他又哈哈的大笑走上來道我不該說的這紫鵲蒙太

太派給我屋裡我總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
心王夫人道你頭裡姊妹出了嫁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
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勸倒說好事你如今到底是
怎麼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宝玉道四妹妹修行是田
經准的了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若是真的我有一句
話告訴太太若是不定的我就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
哥話說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
我也具像紫鵲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
一個死呢那怕什麼三哥哥既有話只管說宝玉道我這
也不算什麼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
听听罷家人道人家苦得很的時候你倒來做詩匪人宜
王道不是做詩我到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听听罷
衆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別順着嘴兒胡謔王玉也不分辯
便說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綉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即以畫文中詩
冊歸結

李執室歛听了咤異道不好了這人入了迷了王夫人听
了透話點頭嘆息便問宝玉你到底是在那裡看來的宝玉
不便說出來回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看見的地方王太
人說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

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你們叫我怎麼樣呢。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由着你們去罷。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罷了。寶釵一面看着這個心。比刀絞更甚。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來。幸虧秋紋扶着。宝玉也不啼哭。也不相勸。只不言語。賈蘭賈環聽到那裡。各自走開。李紈竭力的解說。只是寶兄弟見四妹妹修行。他想來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話。這也作不得準的。獨有紫鵲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過來的。可是宝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鵲听了。磕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鵲又給宝玉。玉釵磕了頭。王念聲阿彌陀佛。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玉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便說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宝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襲人哭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宝玉听到那裡。倒竟傷心。只是說不出來。因時已五更。宝玉請王夫人安歇。李紈等各散去。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後來許配了人家。紫鵲終身伏侍。毫不改初。此是後話。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過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在道是

在心焦幸喜遇見了海鹽的官員問得鎮海統制欽名回京想來探春一定回家畧畧解些煩心只打听不出起程的口期心裡又煩燥想到盤費等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上來彙應用那人去了幾日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看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啟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白銀五十兩賈政看了生氣卽命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周到又添了一百兩來人帶回幫着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摺下就走了賴榮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于是賴家托了賈璉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璉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叫他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聽見賈璉的假話心裡便沒想頭連日在外又輸了許多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相商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雖是趙姨娘積蓄些微早被他弄光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要趁賈璉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財賈芸來上故意的埋怨賈芸道你們年紀又大放

着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倒和我沒有錢的人相商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偕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裡有銀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賈芸道叔叔我說句叫你生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我和偕們走動麼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頭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也不當事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瞞着我麼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王仁拍手道這倒是一種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我是親舅舅做得主的只要環老三在大大太跟前那麼一說我找那大舅再一說太太們問起來你們齊打夥說好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我那大舅賈芸便去回那王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听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听得王大舅知道心裡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那大舅來問他那邢大舅已經听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那夫人跟前說道若說這位郡主是極有體面的若應了這門親事雖說是不是正配保管一過了門姊夫的官早復了這裡的吉勢又好了邢夫人本是沒王意人被發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邢夫人倒

叫人出去追着賈芸去說王仁即刻我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死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着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看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並回了王夫人那李執事釵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歡喜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艷粧麗服邢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閑話那來人本知是個誥命也不敢待慢邢夫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那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官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

也跟着來只見有兩個官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一着更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倒把巧姐如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却也猜着八九必是相親的但是二爺不在家太太作主到底不知是那府裡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瞧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听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听那些丫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

着去告訴了李統寶釵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在璉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況且是他親舅爺和他親舅爺打听的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豎是願意倘有什麼不好我和璉兒也抱怨不着別人王夫人听了這些話心下暗上生氣勉強說些閑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己落淚宝玉勸道太太們煩惱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戒的這又是巧姐兒命裡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風話人家說定了就要

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璉二哥可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己的侄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好纔好邢姑娘是我們的作媒的配了你二大舅子如今和和順上的過日子不好麼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很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裡原好如今姑爺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壞正說着平兒過來瞧寶釵並探听邢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着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是便璉二爺回來怎

麼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听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他娶作主我能夠攔他麼宝玉劝道無妨碍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宝玉瘋顛襲出來也諛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這裡王夫人想到煩悶一陣心痛叫丫頭扶着勉強回到自己房中躺下不叫宝玉宝釵過來說睡吧就好的自己却也煩悶听見說李嬌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早爺上那裡打發去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公子們傳進來的我母親按了正要過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太瞧回來我母親就過來回來太太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听說着的一面把書子呈上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麼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子家有什麼信兒來了王夫人听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宝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嬌娘來商量這件事便點點頭見一面折開書信見上面寫着道

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翁婿來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璉侄手稟知大老爺身骸久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玉玉蘭哥塲期已近務須實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抵家

尙需日時我身軀不善不必掛念此諭宝玉你知道
月日手書畧兒另稟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七
還交給你母親罷正說着李紈同李嬪娘過來請安問好
畢玉夫人讓了坐李嬪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紈的話說了一
遍大家商議了一會子李紈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
子太太看過了麼玉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着給他母
親瞧李紈看了道三姑娘出門了好幾年總沒有來如今
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玉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
見探了頭要回來了心裡略好些只是不知幾時纔到李

嬪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紈因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
場期近了你爺爺惦記的什麼是的你快拿了去給二叔
叔瞧去罷李嬪娘道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麼能
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給他們爺兒
兩個捐了倒監了李嬪娘點頭賈蘭一面拿着書子出來
來我宝玉却說宝玉送了玉夫人去後正拿着秋水一篇
在那裡細玩宝釵從裡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
過來一看見也這個心裡着實煩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
出世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裡光
景勸不過來便坐在宝玉傍邊怔怔的坐着宝玉見他

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爲什麼寶釵道我想你我旣爲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慾之私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烟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抵爲重宝玉也沒听完把那書本擱在傍邊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人品根抵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痴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麼能跳出這般塵網如今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不曾提醒一個旣要講到人品根抵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玉釵道你旣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爲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離群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堯舜禹湯周公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所謂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于拋棄天倫還成什麼道理宝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强巢許武周不强夷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死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爲什麼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公稱爲聖賢呢况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纔有托而逃當此聖世偕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你方纔所說自己想一想是與不是宝玉听

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宝釵因又勸道你既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宝玉點了點頭嘆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實也不是什麼难事倒是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還不離其宗宝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我們也不懂我只想着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着二爺不知陪了多少小心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該體諒體諒況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爲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至於

神仙那一層更是謊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裡來的這麼個和尚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二爺是讀書的人难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还重麼宝玉听了低頭不語襲人還要說時只听外面脚步走响隔着聽戶問道二叔在屋裡呢麼宝玉听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宝釵也站起來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宝玉宝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宝玉瞧宝釵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來賈蘭道爺爺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宝玉點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賈蘭便問叔叔看見爺爺後頭寫的

叫俗們好生念書了叔叔這一程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
宝玉笑道我也妄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誑這個功名賈
蘭道叔叔既這樣就擬幾個題目我跟着叔叔作作也好
進去混場別到那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
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宝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說着宝
釵命賈蘭坐下宝玉仍坐在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
了一回文不覺喜動顏色宝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
便仍進屋裡去了心中細想宝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還
來了只是剛纔說話他把那從此而止四字單上的許可
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宝釵尙自猶豫惟有襲人看他

愛講文章提到下場更之欣然心裡想道阿彌陀佛好容
易講四書是的纔講過來了這裡宝玉和賈蘭講文鶯兒
沏過茶來賈蘭站起來接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
並請甄宝玉在一處的話宝玉也甚似愿意一時賈蘭回
去便將書子留給宝玉了那宝玉拿着書子笑嘻嘻上走進
來遞給麝月收了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來
最得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出麝月秋
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宝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爲罕
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
開呢宝玉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

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爲于淨。寶釵听了更欣喜異常。只听
宝玉口中微吟道

內典語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丹

寶釵也沒很听真。只听得無佛性有仙丹幾個字。心中連
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
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我出來。擱在
靜室中。自己却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寶釵這纔放了心。
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著向
寶釵道。到底妙。說話透徹。只一路講完。就把二爺勸明
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寶釵點頭微笑。

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但願
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
好了。說到這裡。見房裡無人。便悄悄說道。這一番悔悟回來。
固然狼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
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
信了和尚。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真怕又
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
紫鵲去了。如今祇他們四個。這裡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
媚子。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
家兒呢。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裡呢。麝月秋紋雖沒別的

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如今等來祇有
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況且鶯兒也穩重我想倒茶弄水
只叫鶯兒帶着小了頭們伏侍就設了不知奶奶心裡怎
麼樣寶釵道我也慮的是這些你說的倒也罷了從此便
派鶯兒帶着小了頭伏侍那主王却也不出房門天天只
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
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正是賈母
的冥壽宝玉早農過來磕了頭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
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
屋裡說閒話見宝玉自在靜室裏心危坐忽見鶯兒端了

一盤瓜菓進來說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太
大的克什寶玉站起來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擱在那裡
罷鶯兒一面放下瓜菓一面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裡誇
二爺呢寶玉微笑鶯兒又道太太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
見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進士作了官老爺太太可
就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笑鶯兒忽然想起
那年給寶玉打絡子時候寶玉說的話來便道真要二
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一
年在園子裡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我們姑
奶奶後來帶着我不知到那一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

如今二爺可是右造化的罷咧寶玉聽到這裡又覺塵心
一動連忙歛神定息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來我是有造化
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鶯兒把臉飛紅了勉強
道我們不過當了頭一輩子罷咧有什麼造化呢寶玉笑
道果然能數一輩子是了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
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話了恐怕自己招出寶玉的
病根來打算着要走只見寶玉笑着說道傻了頭我告訴
你罷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話說鶯兒見寶玉說話摸不着頭腦正自要走只听玉玉
又說道傻了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
看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只
要往後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
跟着他熬了一場鶯兒听了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
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還等我呢二爺要吃菓子時
打發小丫頭叫我就是了寶玉點頭鶯兒總去了一時室
奴襲人回來各自房中去了不是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場

期別人只知盼望他命兒兩個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
的了祇有寶釵見宝玉的工課雖好只是那有意無意之
間却別有一種冷靜的光景知他要進場了頭一件叔侄
兩個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馬擁擠有什麼失閃第二件宝
玉自和尙去後總不出門雖然見他用功喜歡只是改的
大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麼變故所以
進場的頭一天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子頭們同着素雲
等給他命兒兩個收拾妥當自己又都過了日好好的攔
起預備着二而過來同率統回了一王夫人揀家裡的老成
管事的多派了幾個只說怕人馬擁擠碰了次日宝玉置

蘭擗了牛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王夫人
吩咐道你們命兒兩個都是初次下場但是你們活了這
麼大並不曾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眼前也是了鬢總
婦們圍着何曾自己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孤
恹恹舉目無親須要自己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我
着家人早些回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着
不免傷心起來貴蘭听一句答應一句只見見宝玉一声不
哼待王夫人說完了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滿眼流淚磕
了三個頭說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答報只有這一
入場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太太喜

欢喜便是見子一輩的事也完了一輩子的不好也都
遮過去了王夫人听了更查傷心起來便道你有這個心
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能見你的面了一面說一
面拉他起來那宝玉只管跪着不肯起來便說道老太太
見與不見總是知道的喜欢的既能知道了喜欢了便不
見也和見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氣啊
李執見王夫人和他如此一則怕勾起宝玉的病來二則
也查得光景不大吉祥連忙過來說道太太這是大喜的
事爲什麼這樣傷心况且宝兄弟近來很知好及很孝順
又肯用功只要帶了姪兒進去好好的作文章早早的回

來寫出來請借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等着爺兒兩個
都報了喜就完了一面叫人攙起宝玉來宝玉却轉過身
來給李執作了個揖說嫂子放心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
中的日後蘭哥还月大出息大嫂子还要帶鳳冠穿霞帔
呢李執笑道但願應了叔叔的話也不枉說到這裡恐怕
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連忙咽住了宝玉笑道只要有
了個好兒子能鼓接塔祖基就是大哥上不能見也算他
的後事完了李執見天氣不早了也不肯儘着和他說話
只好點點頭兒此時室敘所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但宝
玉便是王夫人李執說得句句都是不祥之兆却又不

認真只得忍淚無言那宝玉走到跟前深深的作了一個揖衆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着是怎麼樣又不敢笑他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衆人更是納罕又所宝玉說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所我的喜信兒罷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宝玉道你倒催的我緊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回頭見衆人都在這裡只沒情着紫鵲便說道四妹妹和紫鵲姐姐跟前替我說一句罷橫豎是再見就完了衆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話人家祇說他從沒出過門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說道外面有人

等你呢你再開就悞了時辰了宝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衆人也都笑道快走罷獨有王夫人和寶釵娘兒兩個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那眼淚也不知從那埋來的直流下來幾乎失声哭出但見宝玉擡大哈地大有瘋傻之狀遂從此出門走了正是

走求名利無雙地 打出憐龍第一閑

不言宝玉竟闖出門赴者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己又氣又恨便自大爲王說我可要給母親報仇了家裡一個男人沒有上頭太太依了我還怕誰想定了主意跑到那夫人那邊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那夫人自然喜

歡便說道你這總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
該我做主的你璉二哥糊塗放着親奶奶倒托別人去賈
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門子現在定了還
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
孫女婿見這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麼不是我說自己的太
太他們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壓的人難受將來巧姐兒別
也是這樣沒良心等我問問他邢夫人道你也該告訴
他他總知道你的好處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我不出這麼
門子好親事來但只平兒那個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事
不好說是你太太也不愿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若遲

了這二哥回來又听人家說話就辦不成了賈環道那
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三天就要來娶
的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愿意那這說是不該娶犯官的
孫女只好悄悄的抬了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
家熱鬧起來邢夫人道這有什麼不愿意也是禮上應該
的賈環道既這麼着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邢夫人道
這孩子又糊塗了裡頭都是女人你叫聲姐兒寫了一個
就是了賈環听说喜欢的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來趕着
和賈芸說了邀着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兌銀子去
了那知剛纔所說的話早被跟邢夫人的丫頭聽見那丫

頭是求了平兒從桃上的便仙空兒赴到平兒那裡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太太的話不能遵今兒又所見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太太講去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着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太太做得主的況且還有舅舅做保山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兒斷不可冒失的邢夫人那邊的丫頭道你們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要抬走了說着各自去了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團連忙扶着道如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三爺說不着聽見他們的話頭這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邢夫人那邊打冤人來告訴姑娘大喜的事來了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若是賄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再辦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巧姐兒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懷裡王夫人也哭道如兒不用着急我為你吃了太太好些話看來是扭不過來的我們只好應着緩下去即刻差個家人趕到你父親那裡去告訴平兒道太太还不知道麼早起三爺在太太跟前說了什麼外藩規知三日就要過去的如拿大人已叫芸哥兒寫了名字

年庚去了，還等得三爺麼？王夫人所說是三爺，便氣得說不出話來，呆了半天，一聲雷，叫人我買環，找了半日，人回，命早同蕭哥兒、王舅爺出去了。王夫人問芸哥呢？眾人回說不知道。巧姐屋內人人瞪眼，一無方法。王夫人也難和那夫人爭論，只有大家抱頭大哭。有個婆子進來回說：後門上的人說那個刘老老又來了。王夫人道：借個家，遣着這樣事，那有王太太待人不拘，怎麼回了他去罷？平兒道：太太該叫他進來，他是姐兒的干媽，也得告訴告訴他。王夫人不言語。那婆子便帶了刘老老進來。各人見了，問好。刘老老見眾人的眼圈兒都是紅的，也莫不着頭腦，遲了

一會子，便問道：怎麼了？太太姑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越發大哭起來。平兒道：老老別說問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把個刘老老也唬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你這樣一個伶俐姑娘，沒聽見過鼓兒詞麼？這上頭的方法多着呢。這有什麼難的？平兒趕忙問道：老老，你有什么魔法見快說罷。刘老老道：這有什麼難的呢？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扔崩一走就完了事。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的人，走到那裡去？刘老老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到我重裡去。我就把姑娘藏起來，即刻叫我女

婿弄了人叫姑娘親筆寫個字兒趕到如老爺那裡少不得他就來了可不好麼平兒道大太太知道呢刘老老這我來他們知道麼平兒道大太太住在後頭他待人刻薄有什麼信沒有送給他的你若前門走來我知道了如今是後門來的不妨事刘老老道說階們定了幾時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幾時呢你坐着罷急忙進去將刘老老的話避了傍人告訴了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妥當平兒道只有這樣爲的是太太總敢說明太太就裝不知道回來倒問大太太我們那裡就有人去想王爺回來也快王夫人不言語嘆了一口氣巧姐兒聽見係和于夫人道只求太太救我頓墜父親出來只有感激的平兒道不用說了太太回去罷回來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們兩個人的衣服鋪蓋是要的平兒道要快走了總中用呢是若他們定了回來就有了饑荒了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們快辦去罷有我呢干是主夫人回去倒過去我那夫人說閒話兒把那夫人先拌住了平兒這裡便遣人料理去了囑咐道倒叫避人有人進來看見就說是太太吩咐的要一輛車子刘老老去這裡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催了車來平兒便將巧姐裝做青兒模樣急急去的了後來平兒只當送人眼錯不

見也跨上車去了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只有一兩個
人看着餘外雖有幾個家下人因房大人少空落落的誰
能照應且邢夫人又是個不憐下人的衆人明知此事不
好又却感念平兒的好處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刑
夫人還自和王夫人說話那裡理會只有王夫人甚不放
心說了一回話悄悄的走到寶釵那裡坐下心裡還是惦
說着寶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便問太太的心裡有什麼
事王夫人將這事背地裡和寶釵說了寶釵道險得狠如
今得快快見的叫芸哥兒止住那裡總妥當王夫人道我
我不着環兒呢寶釵道太太總要裝作不知等我想個人

去叫太太知道總好王夫人點頭一任寶釵想人暫且
不言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人據媒人一面
之辭所以派人相看相看的人回去稟明了藩王藩王問
起人家衆人不敢隱瞞只得實說那外藩听了知是世代
勳戚便說了不得這是有子例禁的幾乎悞了大事况我
朝觀已過便要擇日起程倘有人來再說快快打發出去
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送年庚只見府門裡頭的人便
說本王府的命再敢拿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要拿住
究治的如今太平時候誰敢這樣大胆這一嚷唬得王仁
等抱頭鼠竄的出來埋怨那說事的人大家掃興而散賈

環在家候信又聞王夫人傳喚急得煩燥起來見賈芸一
人回來趕着問道定了麼賈芸慌忙跟足道了不得了不
知是什麼人露了風了還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賈環氣得
發怔說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如今怎麼樣
處呢這都是你們眾人坑了我了正沒主意聽見裡頭亂
嚷叫着賈環等的名字說大太太二太太叫呢兩個人只
得踉進去只見王夫人怒容滿面說你們幹的好事如今
逼死了巧姐和平兒了快快的給我找這屍首來完事兩
個人跪下賈環不敢言話賈芸低頭說道孫子不敢幹什
麼非爲的是那舅太爺和王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我們
纔回太太們的大太太願意纔叫孫子爲帖兒去的人家
還不要呢怎生你們逼死了姊妹呢王夫人道環兒在太
太太那裡說的三日內便娶拍了去說親作媒有這樣的
麼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送了我們等老爺回來再
說那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只有落淚王夫
人便罵賈環說趙姨娘這樣混賬的東西留的種子也是
這混賬的說着叫丫頭扶了開到自己房中那賈環賈芸
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說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來死
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麼親戚家裏養去了
那夫人叫了前後的門人來馬書帶巧姐兒和平兒知道

那裡去了豈知下人一日回音說是太太不忍問我們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在太太也不用鬧等我們太太問起來我們有話說要和大家打發發大家都罰自從二爺出了門外頭鬧的這了得我們的月錢月米是不給了賄錢喝酒鬧小且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裡來這不是爺嗎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王夫人那邊又打發人來催說叫爺們快來那賈環等急得恨無地縫可鑽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明知眾人深恨是必藏起來了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只得各處親戚家打斷是無踪跡想一個那夫人外頭環兒等這幾大鬧

的書夜不寧着看到了出場習明聖夫人只盼着宝玉賈蘭回來等到晌午不見回來王夫人李紈宝釵着忙打發人去到下處打听去了一起又無消息連去的人也不來了回來又打發一起人去又不見回來三個人心裡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進來見是賈蘭眾人喜歡問道宝二叔呢賈蘭也不及請安便哭道二叔丟了王夫人听了這話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語便直挺挺的躺倒床上虧得彩云等在後面扶着下死的叫醒轉來哭着見宝釵也是白瞪兩眼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只有哭着罵賈蘭道糊塗東西你同二叔在一處怎麼他就丟了賈蘭道我和

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一處睡進了場相離也不遠刻在一處的今天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還等我呢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來在龍門口一擠回頭就不見了我們家接場的人都問我李貴還說看見的相離不過數步怎麼一擠就不見了現叫李貴等分頭的去我也帶了人名處號裡都我遍了沒有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王夫人是哭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寶釵心裡已知八九襲人痛哭不已賈璉等不等吩咐也是分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備了接場的酒飯賈蘭也忘却了辛苦還要自己去倒王夫人攔住道我的

兒你叔叔丟了還禁得再丟了你麼好孩子你歇歇去罷賈蘭那裡肯走尤氏等苦勸不止眾人中只有惜春心裡却明白了只不好說出來便問寶釵道二哥哥帶了玉去了沒有寶釵道這是隨身的東西怎麼不帶惜春听了便不言語襲人想起那日捨玉的事來也是判着那和尚作怪柔腸幾斷珠淚交流嗚嗚咽咽哭個不住追想當年玉玉相待的情分有時愜他上便惱了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那溫存體貼是不用說了若愜急了他便賭誓說做和尚那知道今日却應了這句話看看那天已覺是四更大氣並沒有個信兒李統又怕王夫人苦壞了極力的

勸着回房衆人都跟着伺候只有卅夫人回去賈環躲着不敢出來王夫人叫賈蘭去了一夜無眠次日天明雖有家人回來都說沒有一處不到是在沒有影兒于是薛姨媽薛蝌史湘云宝琴李嬌娘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如此一連數日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在垂危忽有家人回道海疆來了二人口稱統制大人那裡來的說我們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王夫人聽說探春回京雖不能解宝玉之愁那個心略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來衆人遠上接着見探春出跳得比先前更好了服來鮮明見了王夫人形容枯槁衆人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來

哭了一會然後行礼看見惜春道姑打扮心裡很不舒服又聽見宝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順的事大家又哭起來還虧得探春能言見解亦高把話來慢上兒的劝解了好些時王夫人等略資好些再明日三姑爺也來了知有這樣的事探春任下劝解跟探春的了頭老婆也與衆姐妹們相聚各訴別後的事從此上上下下的人竟是無晝無夜專等宝玉的信那一夜五更多夫外頭幾個家人進來到二門口報喜幾個小了頭亂跑進來也不及告訴大了頭了進了屋子便說太太奶奶七們大喜王夫人打諢宝玉找着了便喜歡的站起身來說在那裡找着的快叫



紅樓夢 第三回 九

他進來那人道中了第七名舉人王夫人道宝玉呢家人不言語王夫人仍舊坐下探春便問第七名中的是誰家人回說是宝二爺正說着外頭又嚷道蘭哥兒中了那家人赶忙出去接了報單回稟見賈蘭中了一百三十名李執心下喜欢因王夫人不見了宝玉不敢喜形於色王夫人見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欢只想若是宝玉一回來偕們這些人不知怎樣樂呢獨有宝釵心下悲苦又不好掉淚衆人道喜說是宝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丟的况天下那有迷失了的舉人王夫人等想來不錯略有笑容衆人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只見三門外頭姑奶奶嚷說我們二爺中了舉人是丟不了的了衆人問道怎見得呢焙茗道一舉成名天下聞如今二爺走到那裡那裡就知道的誰敢不送來裡頭的衆人都說這小子雖是沒規矩這句話是不错的惜春道這樣大人了那裡有走失的只怕他看破世情人了空門這就雖招着他了這句話又招得王夫人等又大哭起來李執道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也多得狠王夫人哭道他若拋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探春道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二哥七生來帶塊玉來都道是好事這麼說起來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若是再有

幾天不見我不是叫太太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只好譬如
沒有生這位哥七罷了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
幾輩子的修積主叙听了不言語襲人那裡忍得住心裡
一滾頭上一掃便栽倒了王夫人見了可憐命人扶他回
去賈環見哥七伴兒中了又爲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
抱怨着芸兩個知道探春回來此事不肯于休又不敢驟
開這幾天竟是在荆棘之中明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
知道甄宝玉也中了大家片了同年提起賈宝玉心逃走
失甄宝玉嘆息勸慰知貢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
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見第七名

賈宝玉是金陵籍貫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賈蘭皇上
傳旨詢問兩個性質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賈如一族大臣
領命出來傳賈宝玉言關問話賈蘭將宝玉場後迷失的
話並將三代陳明大臣伐爲轉奏皇上最是聖明仁德想
起賈氏功勤命大臣查覆大臣便細細的奏明皇上甚是
憫恤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查案呈奏皇上又看到海
疆靖寇班師善後事宜一本奏的是海宴河清萬民樂業
的事皇上聖心大悅命九卿敘功議賞赦天大赦天下賈蘭
等朝臣散後拜了座師並聽見朝內有大赦的信便回了
王夫人等合家更有喜色只盼宝玉回來薛姨媽更加喜



奴便要打算贖罪一日人報甄老翁同三姑爺來道喜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不多一回賈蘭進來笑上嘻的因王夫人道太太們大喜了甄老伯在朝內所見有旨意說是天老爺的罪名免了珍大爺不但免了罪仍襲了寧國三等世職榮國世職仍是老爺襲了侯了憂服滿仍陞工部郎中所抄家產全行賞還二叔的文章皇上看了甚喜問知元姐兄弟祀靜王還奏說人品都好皇上傳旨召見衆大臣奏稱據伊侄賈蘭回稱出痘時迷失現在各處訪訪皇上降旨着五營各衙門用心訪訪這旨意一下請太太們放心皇上這樣聖恩再沒有找不着了王夫人等這大家稱賀喜歡起來只有賈環等心下着忌四處我尋巧姐那知巧姐隨了刘老老帶着平兒出了城到了庄上刘老老也不敢輕藝巧姐便打掃上房讓給巧姐平兒住下每口供給雖是鄉村風味到也潔淨又有青兒陪着暫且寬心那庄上也有幾家富口知道刘老老家來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都道是天上神仙也有送菜菓的也有送野味的到也熱鬧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財巨萬良田子項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母延師讀書新近利試中了秀才那日他母親看見了巧姐心裏羡慕自想我是庄家人家那能配得起這樣世家

小姐呆呆的想着刘老老知他心事拉著他說你的心事
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媒罷周媽媽笑道你別哄我他
們什麼人家肯給我們庄家人麼刘老老道說着雖罷干
是兩人各自走開刘老老惦记着賈府叫板兒進城打听
那日恰好到寧榮街只見有好些車轎在那裡板兒便在
鄰近打听說是寧榮兩府受了官賞還抄的家產如今府
裡又要起來了只是他們的字玉中了舉不知走到那裡
去了板兒心裡喜歡便要回去又見好幾匹馬到來在門
前下馬只見門上打千見請安說二爺回來了大喜大老
爺身上安了麼那拉爺笑着道好了又遇恩旨就要回來
了還問那些人做什麼的門上回說是皇上派官在這裡
下旨意叫人領家產那位爺便喜歡進去板兒便知是賈
璉了也不用打听趕忙回去告訴了他外祖母刘老老听
說喜的眉開眼笑去和巧姐兒賀喜將板兒的話說了一
遍平兒笑說道可不是虧得老老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
摸不着那好時候巧姐更自欢喜正說着那送賈璉信的
人也回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狠叫我一到家快把姑
娘送回去又賞了我好幾兩銀子刘老老听了得意便叫
人趕了兩輛車請巧姐平兒上車巧姐等在刘老老家住
熟了反是依依不捨更有青兒哭着恨不能留下刘老老

和他不忍相別便叫青兒跟了進城一徑直奔榮府而來且說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趕到配所父子相見痛哭了一場漸上的好起賈璉接着家書知道家中的事稟明賈赦回來走到中途听得大放又趕了兩天今日到家恰過頒賞恩旨裡面邢夫人等正愁無人接旨雖有賈蘭終是年輕人報連二爺回來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也不及敘話即到前廳即見了欽命大人問了他父親好說明日到內府領賞寧國府第宛交居住衆人起身辭別賈璉送出門去見有幾輛屯車家人們不許停歇正在吵鬧賈璉早知是送巧姐來的車便罵家人道你們這班糊塗忘人崽子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將巧姐兒都逼走了如今人家送來還要攔阻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麼仇麼衆家人原怕賈璉回來不依想來少時總破豈知賈璉說得更明心下不懂只得站着回道二爺出門奴才們有病的有告假的都是三爺爺大爺芸大爺作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璉道什麼混賬東西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趕進來賈璉進去見那夫人也不言語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裡跪下磕了個頭回道姐兒回來了全虧太太環弟兄太太也不用說他了只是芸兒這東西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到這樣回太太的話這種人攢



紅樓夢卷之九

了他不往來也使得王夫人道你大舅子爲什麼也是這
樣賈璉道太太不用說我自有的道理正說着彩雲等回道
巧姐兒進來了見了王夫人雖然別不多時想起這樣逃
難的景况不免落下淚來巧姐兒也便大哭賈璉謝了刘
老上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的話來賈璉見平兒
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裡感激眼中流淚自此賈璉心裡愈
敬平兒打算等賈赦等回來要扶平兒爲正此是後話暫
且不題邢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是有一番的周折
又所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裡心下更是着急便叫丫頭去
打听回來說是巧姐兒同着刘老老在那裡說話邢夫人

纔如夢初覺知他們的鬼還抱怨着王夫人調唆我母子
不和到底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正問着只見巧姐同着
刘老老帶了平兒王夫人在後頭跟着進來先把頭裡的
話都說在賈芸王仁身上說太太原是聽見人說爲的
是好事那裡知道外頭的鬼邢夫人聽了自覺羞慚想起
王夫人王意不差心裡也服於是邢王夫人彼此心下相
安平兒回了王夫人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裡來請安各自
揀名自的苦處又說到皇上隆恩借們家該與旺起來了
想來宝二爺必回來的正說到這話只見秋紋匆忙來說
襲人不好了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道人不放了不叫回車且離下回公報

賈來王二爺必回來伯五爺降口具林林終終來領
與名自伯苦衷又宿睡皇上到恩前門完宿與拜來了
送平良回了王夫人帶了古賦睡定趁派野來請安各自
王夫人主意不送心野也與派王夫人如此心不
是夜車派野眠前夜與派夫人離了自資蓋廟賦法
暗睡宿由賈雲王二良上宿大大息良離良人宿為
際去法帶了平良王夫人五對眼照管來去味取野
不味降口且派野送計餘平良伯五問首只良夜賦同書
發收費亦資賦助助良與野賦野王夫人請與好母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一賈兩村歸結紅樓夢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着巧姐兒同
平兒也隨着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
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
夫巧姐兒問寶釵寶釵道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
寶釵道大前日晚上哭傷了心了一時發暈栽倒了太太叫
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他
所以致此說着大夫來了寶釵等稟避大夫看了脈說是
急怒所致開了方子去了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玉玉若



不回來便要打死屋裡的人都出去一急越死不好了到
大夫瞧後秋紋給他煎藥他各自一人躺着神魂未足好
像宝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王裡拿着一本
冊子揭着看還說道你別錯了主意我是不認得你們的
了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來說藥好了姐姐吃罷襲
人睜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己細細
的想宝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
脫身的樣子然其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揀
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來待二奶上更生厭煩在別的姊
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

悟了道拋了二奶奶怎麼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
月釵照着那樣的分似其實我究竟沒有在老爺太太跟
前回明就弄了你的屋裡人若是老爺太太打死我出去
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玉玉的我的
情分寔在不忍左思右想寔在難處想到剛纔的夢好像
和我無絲的話倒不如死了子淨豈知吃藥已後心痛減
了好些也難躺着只好勉引支特過了幾日起來服侍宝
釵宝釵想念宝玉暗中垂淚自嘆命苦又知他母親打算
給哥哥贖罪狠費張羅不能不幫着打算且且表且說
賈政扶賈母靈柩賈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

金陵先安了葬賈蓉自送黛玉的靈也去安葬賈政料理
墳基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一行的看到宝玉賈蘭得
中心裡自是喜歡後來看到宝玉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趕
忙回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福音赦的旨意又接家書果
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趲行一日行到昆陵驛地
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淨處賈政打發衆大上
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即刻開船都不敢勞動船中只留
一個小廝候候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早到
來寫到宝玉的事便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
裡面一個人光着頭赤着腳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毡
的斗篷向賈政翻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
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
政總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宝玉賈政吃一大
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人低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
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裡宝玉未及回
言只見船頭上來了兩人一僧一道夾住宝玉說道俗緣
已畢还不快走說着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賈政不顧地
溜疾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那裡趕得上只聽得他們三
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瀟灑大空誰與我遊

今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賈政一面聽着，一面趕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趕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剛過頭來，見自己的小廝也是隨後趕來。賈政問道：「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麼？」小廝道：「看見的奴才爲老爺追趕，故也趕來。後來只見老爺不見那三個人。子賈政還欲前走，只見白茫茫一曠野，並無一人。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衆家人回無見賈政不在船中，問了船夫，說是老爺上岸追趕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衆人也從雪地裡尋踪，迎去遠遠見賈政來了，迎上去接。看一同回船，賈政坐下喘息，方定將見宝玉的話說了一遍。」

衆人回稟，便要在這地方尋覓賈政。嘆道：「你們不知道，這是我親眼見的，並非鬼怪。兒听得歌聲大有元妙，那宝玉生下時，啣了玉來，便也古怪。我早知不祥之兆，爲的是老太太疼愛，所以養青到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見了三次。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第二次便是宝玉病重他來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宝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來，坐在前廳，我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裡便有些詫異，只道寶玉果真有造化。高僧仙道來護佑他的，豈知宝玉是下凡歷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絕明白，說到那裡，掉下淚來。衆人道：「寶玉老爺果然是下凡的，和

尙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麼中了總去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裡的精靈他自具一種性情你看寶玉何常肯念書他若畧一經心無有不能的他那一種神氣也是各別另樣說着又嘆了幾聲眾人便拿勸得得中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賈政仍舊寫家書便把這書寫了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即着家人問去貴族施後趕叫暫且不見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並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刑部准了取見了銀子一角文書將薛蟠放出他們母子姊妹弟兄只而不必細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薛蟠目已立折說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殺犯剮薛姨媽見他這樣便要渥他嘴說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必定還要妾巴口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麼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處你媳婦已經自己治死自己了如今雖說窮了這碗飯還有得吃據我的主意我便等他媳婦了你心裡怎麼樣薛蟠點頭願意字釵等也說狠該這樣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紅說是伏侍大爺一樣的何必如此眾人便稱起大奶奶來無人不佩服薛蟠便要去拜謝賈家薛姨媽王釵也都過來見了眾人彼此聚首又說了一番的話正說着恰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家呈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了王

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給所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宝玉的一段眾人听了都痛哭起來王夫人宝釵襲人等更甚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叫家內不必悲傷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與其作了官倘或命運不好犯了事壞家敗產那時倒不好了寧可借個家出一位佛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借胎家來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當初東府裡太爺倒是修煉了十几年也沒有成了仙這佛是更难成的太太這麼一想心裡便開豁了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媽道宝玉拋了我我還恨他呢我嘆的是媳婦的命苦總成了一二年的親怎麼他就硬着腸子都撻下了走了呢薛姨媽听了也甚傷心宝釵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爺們都在外頭王夫人便說道我爲他擔了一輩子的驚剛剛見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有了胎我總喜歡些不想弄到這樣結局早知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媽道這是一定的借胎這樣人家還有什麼別的說的嗎幸喜有了胎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後來就有了結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蘭哥見中了舉人明年成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麼他頭裡的苦也等吃盡的了如今的甜來也是他爲人的好處我們姑娘的心腸見姊姊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挑的

人姊姊倒不必別憂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有理心想寶釵小時候更是謙靜寡慾極愛素淡的說所以縱有這個事想人生在世真有一定救的看看寶釵雖是痛哭他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却倒來勸我這是真心難得的不想寶玉這樣一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想到襲人身上若說別的了頭所沒有什麼難處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伏侍二奶奶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此時多也不好說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因恐寶釵痛哭所以在寶釵房中解勸那寶釵却是極明理思前想後寶玉原是一種音異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尤人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也母親了薛姨媽心裡反倒安了便到王夫人那裡先把寶釵的話說了王夫人點頭歎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說着更又傷心起來薛姨媽倒又劝了一會子因又提起襲人來說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寶釵兒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屋裡人愿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等個屋裡人到底他和寶釵兒並沒有過明路兒的王夫人道我總剛想着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若說放他出去恐怕他不愿意又要尋死覓活的若要留着他也罷又恐

老翁不依所以難處薛姨媽道我看姨老爺是再不肯守着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想來不過是個了頭那有留的理呢只要姊妹叫他本家的人來狠狠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更多的陪送他些東西那孩子心腸兒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姐姐會了也等姐姐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裡還得我細細勸他就是叫他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裡果然說完了好人家兒我們逐打所打聽若果是衣食女皆長的前像個人兒然後叫他出去王夫人听了道這個主意很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

薛姨媽听了點頭道可不是麼又說了几句便辭了王夫人便到寶釵房中去了看見襲人淚眼滿面薛姨媽便勸解譬諭了一會襲人本來老實不是伶牙利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來說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難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媽听他的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裡更加喜歡的寶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過了幾日賈政回家眾人迎接賈政見賈赦賈珍已都回家弟兄叔侄相見大家歷敘別來的景況然後內眷們見了不免想起寶玉來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喝住道這是一定

的道理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你們在內相助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漫別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總我們本房的事裡頭全歸于你都要按理而行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將來了頭們都放出去賈政听了點頭無語次日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說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闕應該志麼謝恩之處望吃大人們指教眾朝臣說是代奏請旨于是聖恩浩蕩即命陞見賈政進內謝了恩聖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問起寶玉的事來賈政據是回奏聖上稱奇言意說寶玉的文章固是清奇想他必是過來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進用他既不敢受王朝的爵位便賞了一個文少英人的道號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回到家山賈璉賈珍接着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眾人喜歡賈珍便回說寧國府第收拾齊全固明了要搬過去搬來菴園在園內給四姊妹靜養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派叩報天恩的話賈璉也趁便回說巧姐親事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爲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書能個宜進朝裡那些官兒道都是城裡的人麼賈璉答應了是又說父親有了年紀況且又有痰症的根本子靜養凡年諸事

原儀二老爺爲主賈政道從起封居養靜甚合我意只是
我及恩深重尙未酬報耳賈政說畢進內賈璉打躬請了
刘老老來應了這件事刘老老見了王夫人等便說些將
來怎麼陞官怎樣起家怎樣子孫者盛正說着了頭回道
花自芳的女人進來請安王夫人問几句話花自芳的女
人將親戚作嫌說的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
舖面姑爺年紀略大几歲並沒有娶過的情況且人物見長
的是百裡挑一的王夫人聽了原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几
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听都說是好王
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

襲人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呢心裡想起寶玉那年到他
家去回來說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若
說我守着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寔不是我的心
願便哭得咽哽難鳴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劝回過念頭
想道我若是死在這裡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
在家裡總算於是襲人合悲叩辭了眾人那如妹分手時
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著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
見了哥儿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悉把
蔣家的禮送給他看又把自已所辦粧奩一一指給他
昭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难開口住

了兩天細想起來哥七辦事不錯若是死在哥上家裡豈不又害了哥七呢千思萬想左右爲難真是一縷柔腸幾平牽斷只得忍住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深的人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心裡另想到那裡再作打算豈知過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規矩一進了門丫頭僕婦都稱奶奶襲人此時欲要死在這裡又恐害了人家辜負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就的那姑爺却極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第二天開箱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宝玉的丫頭原來當初祇知是賈母的侍兒亦想不到是襲人此時蔣玉函念着寶玉待他的舊情倒覺滿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將宝玉所換那條松花綠的汗巾拿出來襲人看了方知這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函始信姻緣前定襲人纔將心事說出蔣玉函也深爲歎息敬服不敢勉強並越發溫柔休戚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看官所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天節婦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槩推委得的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册也正是前人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

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

的案件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遞籍民爲兩村因叫家眷先行自己帶了一個小廝一車行李來到急流津竟迷渡口只見一個道者從那渡頭草棚裡出來執手相迎兩村認得是甄士隱也連忙打恭士隱道賈老先生別來無恙兩村道老仙長到底見甄老先生何前次相逢覲面不認後知人焚草亭下鄙深爲惶恐今日幸得相逢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移致有今日甄士隱道前者老大人高言顯爵貴道忘敢相認原因故交敢贈片言不意老大人相契之深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日復得相逢也是一樁奇事這裡離草棚不遠暫請勝談未知可否

兩村欣然領命兩携手而行小廝驅車隨後到了一座茅菴士隱讓進兩村坐下小童獻上茶來兩村便請教仙長起塵的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宝玉乎兩村道怎麼不知近聞紛紛傳述說他也遁入空明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過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士隱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宅門口敘話之前我已會過他一面兩村驚訝道京城離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矣兩村道既然如此現今寶玉的下落仙長定能知之士隱道寶玉卽寶玉也

那年榮寧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爲避禍二爲撮合從此夙緣一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神靈高懸貴子方顯得此玉是天帝地靈煅煉之主非凡間賈比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帶下凡知今塵緣已滿仍是此二人攜歸本處這便是宝玉的下落兩村聽了雖不能全然明白却也十知四五便點頭歎道原來如此下愚不知但那寶玉既有如此的來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豁悟如此還要請教士隱笑道此事說來先生未必盡解大虛幻境卽是真如福地兩番開劫原始要終之道歷歷生平如何不悟仙草歸真焉有迴靈不復原之理呢兩村



聽着却不明白了知仙柢也不便更問因又說道寶玉之事即得聞命但是敝族閨秀如此之多何元妃以下算來結局俱屬平常士隱歎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祇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莺燕小無非仙子塵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凡是情思纏綿的那結果就不可問了兩村聽到這裡不覺拈鬚長歎因又問道請教老仙翁那榮寧兩府尚可如前否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寧兩府善者修德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兩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道

是了是了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的已中鄉榜恰好應着蘭字適聞老仙翁說蘭桂齊芳又道寶玉高魁了貴莫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皇騰達的麼士隱微笑道此係後事未便預說兩村還要再問士隱不答便命人設俱盤殮邀兩村共食食畢兩村還要問日已的終身士隱便道老先生草庵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兩村驚訝道仙長純修苦此不知尚有何俗緣士隱道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兩村听了益發驚異請問仙長何出此言士隱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老尤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遺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是緣塵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引士隱說着拂袖而起兩村心中恍恍惚惚就在這急流湍覺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送列太虛幻境交那警幻仙子對册剛過牌坊見那一僧一道縹緲而來士隱接着說道大士真人恭喜賀喜情緣完結都交割清楚了麼那僧道說情緣尚未全結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还得把他送还原所將他的後事敘明不挂他下世一回士隱听了便拱手而別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峯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雲遊而去從此後

无外書傳天外事 一兩番人作一番人

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峰前經過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在那裡上面字跡依然如舊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見後面偈文後又歷敘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頭便點頭歎道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問世傳奇所以曾經抄錄但未見返本还原不知何時復有此一佳話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圓覺也可謂無復遺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跡模糊反有舛錯不如我再抄錄一番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托他傳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假假而不假或者塵夢勞人聊倩鳥呼

歸去山靈好客更從石孔飛來亦未可知想畢便又抄了仍袖至那繁華昌盛的地方遍尋了一番不是建功立業之人卽係糊口謀衣之輩那有閒情更去和石頭饒舌直尋到急流津覺迷渡口草菴中睡着一個人因想他必是閒人便要將這抄錄的石頭記給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心空空道人復又使勁拉他纔慢上的開眼坐起便接來草草一看仍舊擲下道這事我已親見盡知你这抄錄的尙無舛錯我祇指與你一個人托他傳去便可歸結這一新鮮公案了空空道人忙問何人那人道你須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到一個悼紅軒中有個曹雪芹先生只說

賈兩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說畢乃舊睡下了那空空道人
牢牢記着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果然有個悼紅軒
鬼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裡翻閱歷來的古史空空道人
將賈兩村言了方把這石頭記示看那雪芹先生笑道果
然是賈兩村言了空空道人便問先生何以認得此人便
替他傳述曹雪芹先生笑道說你空空來你肚裡果然
空空既是假語村言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矛盾之處
樂得與三三同志酒餘飯飽兩文燈窗之下同消寂寞交
不必大人先生品題傳世似你這樣尋根究底便是刻舟
求劍膠柱鼓瑟了那空空道人聽了仰天大笑擲下抄本
飄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說道果然是致衍荒唐不但作
者不知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遊戲筆墨陶情適
性而已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爲作者緣起
之言更轉一竿頭云

說到辛酸處

荒唐愈可悲

由來同一夢

休笑世人痴

新編 卷之十

第一百三十圖終

新編 卷之十

三

